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十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臣事下

臣事六

穎濱先生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九百職事之人咸願竭其筋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卧不暇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嘗已略觀之矣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爲何者天下之人各爲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內又安四方無虞又生於其間其執事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唯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所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亂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今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方今世之士人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於一命之祿既命則亡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近遷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脩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污之黨外自漕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爲宰相者則其志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復望或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爲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

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其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為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為漕刑臺諫之日惟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立不為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為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為刺史自刺史而為郡守自郡守而為九卿自九卿而為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為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其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皆懈而不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拔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親見而勞其勤苦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間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耻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非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

臣事七

臣聞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為天下安佚乎聖人唯其不然是以使人之有方而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為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為不密也然又內為之御史而外為之轉運使之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若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為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

遂靡之而不振且御史轉運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為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非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搏群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以來為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主角慷慨論別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中上無容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士莫不相慶以為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謂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蹙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為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為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莽鹵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為訐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所發擿其終亦不失為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為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舉按不畏強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其為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便而為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治雖夫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為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為治矣

臣事八

臣聞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為云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賤富貴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歛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

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隸僮奴僕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戒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為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為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為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其亦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奕布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

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為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位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嘯而為兩制此其為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為之用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涖官六七攷求舉者五六人九此備具而又無所過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攷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得其上九

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之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所為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姦臣聞人惟不為姦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臣事九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飢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

不可以相通不卹人情之所安而獨求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人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之北生於東者必投之西鎮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史卒迭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來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其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爲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復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臣事十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

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爲大人之道歟
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爲非此誠得其可
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爲之奔走於下大者爲之
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爲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
小職文吏爲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入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爲
之環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鬪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竭其
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
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
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
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
皆可得而名也而巨竊怪府史胥徒皂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
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
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

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
皆喜爲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
其甚者又使之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
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爲之此豈可
不求其情哉且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百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
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
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
其所以無故而安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
雖有刑戮耻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似
祿之法恬然不爲怪此乃公使之爲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爲
可得而使之也如此則尚何以視天下哉臣愚以爲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
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隸不可以無祿使
也然臣觀方今天下方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

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束矢爲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已來其法始廢而不用故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漫其所入以爲胥吏之奉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爲利者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爲吏者可以無俟爲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爲姦從而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也矣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重質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民政上進策

民政一

穎濱先生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知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弟廉耻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弟廉耻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弟廉耻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

蘇蘇策

一

四六社六十年

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一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跖趨趨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畋畋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笠伊糾其鋤斯趙以薈荼萋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業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桎桎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捄其角以似以續此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間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

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之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匿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則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爲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弟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耻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民政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弟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千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其上之人實使之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弟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

爵祿而下者皆得復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得其相與愛而朋友欲得其相與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來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

三教集卷三十五

三

七百卅五

韓彭

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弟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知可耻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報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其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之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以爲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求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

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民政三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爲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蚕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孝慈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友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所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安卹孝子之道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盤飲食酒醴之薦而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

事錄卷三十五

六十九

四

非茹

三年之喪而又於終身不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死喪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比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宮室屋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常以爲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以而還復其故其教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民以爲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

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
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患而不從蓋先王之教
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九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貧富貴賤皆
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
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
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莽鹵不詳之意也故孝子
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為嚴賞罰敕官吏明好惡
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
宗廟嚴祭祀立戶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望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
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亦嘗有去者矣
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
今者國家幸而賞減損其徒日浚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尚
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
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騷人所以
變天下之術歟

民政四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
士鄉十五制鄙以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為兵鄙
野之民為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
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體塗足
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
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
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
秦孝公欲并海內商君為之唱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
反顧而為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
役二者更相為用而天下卒以不坑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

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
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
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
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鬪之患此人之情
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
在上倉廩豐且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
餘今天下之用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
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此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
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
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
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人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
天下郡縣千人為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
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

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
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 太祖
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為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
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以遠
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
不知戰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抗賊之備且天
下治平非緣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
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
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
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飢饉困躓
不勝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
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
猶可以足於使也蓋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

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民政五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立法補其缺漏
疏剔禁穢其為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
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
責其病最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為國
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
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并之民衆而貧民失職
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
者得食以為不便故從而為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
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并兼而有餘則思以為驕奢驕奢之
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耻於不若以爭為盜而不
知厭民皆有為盜之心則為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為之立法曰立制而

三才集卷二十五

六百八十三

七

郭世寧

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為
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飢年則轉死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
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
而上不知取粒米狼戾而不為斂藜藿不繼而不為發故為之法曰賤
而官為糴之而無傷農貴而官為發之而無傷民小飢則發小熟之斂
中飢則發中熟之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
而為兵入而為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
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為害農故特為設兵以辦天下之
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不
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間暇則習為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
之遺制無不可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
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
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

可以立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以行者也古者
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指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
今者歲入不足以為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
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為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
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罷憊
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為農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為
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宜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
為而無以為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為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
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為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
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
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為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為可於其中擇
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為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
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
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以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豕馬豕之相去未
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為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為農此其不從
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為
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
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
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
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為治可不大悲矣哉



